百岁老战士施平的传奇人生(2)

◆ 包汉中 汪祥云

第二天下午，教务长又把施平和杨国华两人接到蒋介石的别墅——“澄庐”。蒋介石见到他们两人时，一反昨天的神态，询问他们是哪里人、父母是干什么的，等等。接着话题转到关于开除学籍的问题，说：你们都是优秀青年，前程远大，在学校要好好读书，将来报效祖国。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被迫撤换了反动校长，由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教授担任校长。竺可桢就任后，恢复了施平和杨国华的学籍，并发给了浙江大学的毕业证书。

5月27日，各省市学生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施平到达上海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全国学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特种委员会主席。会后，施平在杭州被国民党杭州市警察局以“共产党”罪逮捕入狱。当时施平并没有入党，他坦然以对，严加驳斥，加上外界营救，不久获得释放。1938年1月，施平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转战大江南北，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多处担任县委书记、团政委和县抗日自卫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参与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直至新中国的建立。

潜行海滩 护送邹韬奋去军部

1943年1月初，施平正在太东县进行农村调查，区党委通知他暂停调查回机关。施平回到机关后，陈丕显同志对他说，有一个临时的重要任务要他去完成，即护送邹韬奋先生北去军部，再由军部派人送他去延安。随行的有师警卫团副团长姜子和率领一个连保护，另外还派了一名医生看护治疗。施平很惊异：“韬奋怎么到了苏中?”他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施平对邹韬奋早已敬仰于心了。1935年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成了他的必读之物。“一二九”学生运动过程中，《大众生活》对全国学生起了巨大的鼓舞和促进作用。施平领导浙江大学学生占领杭州火车站，冲到南京去与反动军、警、特斗争的详细情况，很快就在《大众生活》上得到了反映，通讯的题目是《雨雪中十小时》。救亡活动的信息由之传向全国，传到国外。这篇通讯给了施平和全校同学极大的鼓舞。

施平了解到韬奋是1942年11月从上海化装秘密进入苏中根据地的，是党中央的安排。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他原在重庆主编发行广泛的《全民抗战》三日刊，并任“国民参政员”职务。“皖南事变”发生后，他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 职务。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出走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到上海。此时，上海日本宪兵和特务、汉奸时常在马路上枪杀进步人士，住在上海危险很大。他的左耳和头常常疼痛，当时也顾不上请医生仔细诊断治疗，就到苏中来了。

韬奋的到来，受到粟裕、陈丕显、管文蔚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也受到广大干部和各阶层人士的欢迎。韬奋进入解放区后，第一次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他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他对根据地的情况很感兴趣，还做了调查研究，并且抱病作报告。

从南通到阜宁军部所在地，直线走不过四五百华里，但要避开大道绕海边而去，弯弯曲曲，难以准确测知有多远，估计可能超过六七百华里。施平他们动身后，用了约两天时间，向东北直插到南通与如东之间的海滩。为了安全，他们决定在海滩中潜行。海滩窄处离岸有一二十华里，宽处可达五六十华里，野兔、野獐、野牛出没其间，韬奋是第一次行走这样的海滩，感觉很新鲜。施平告诉他，这个海滩的价值不只是荒草和光滩，当地老百姓说，海里三年爬上来一条“金牛”，海滩全是宝贝。韬奋说，人们说苏北贫穷，实在是睡在金牛旁边讨饭吃，将来把这些资源开采利用起来，对改变苏北的贫穷面貌会起到很大作用。他说，由于社会制度的落后，中国丰富的资源，在各地都这样废置着，这是我们要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根据。韬奋只要左耳和头不痛，就要向当地干部、渔民、盐民作详细的调查研究，除有关生产问题外，尤其注意建立根据地以后给他们带来了些什么变化，他们是怎样行使民主权利翻身做主人的。

一路之上，韬奋对现实的关注和求知的欲望，给了施平和姜子和同志很大教育。令人难过的是韬奋的头痛一天比一天厉害，动身开始时，和施平他们交谈得很多很广泛，但后来逐渐减少了。可以看出，韬奋疾病缠身是多么无奈，施平和姜子和同志多么希望在路途中能找到医生，减轻他的病痛，但在荒滩野涂上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随行的一位医生也想不出更多的治疗办法。施平等人满心希望迅速赶到军部，那里有耳科、脑科医生和较好的医疗设备，可以为他治疗；可是，看着他的疼痛，经常是咬牙上路，施平等又不能走得太快，真是焦急万分。起程的头三四天，韬奋还能骑马慢行，随行医生每天给他滴洗双氧水，一天能走四十华里左右。后来他觉得忍受不住马上的颠簸，骑马很吃力，施平他们只好请他坐担架，没有帆布或网兜之类的担架，只能借老百姓的门板，铺上茅草，垫上褥子，让他睡在上面，请老百姓抬着行走。躺在担架上比骑马是省力多了，但颠簸仍难受，因此行进很慢，每天只能走二十多华里路。有时候韬奋觉得头不太痛，他就自己步行，走走歇歇，歇歇走走。

有一天，经过一个小村庄，见有迎亲的新娘子坐着花轿，施平就和姜子和商量，认为给韬奋换坐轿子可能会好些。看着新娘子下轿进家，迎亲的事已毕，他们就去找村干部，商量借花轿和轿夫的事。村干部听说是送一位新四军的患病客人，一口答应了， 迎亲人家也没意见。于是施平就请韬奋改坐花轿，花轿上的大红“喜”字还贴着，老百姓看着都笑了。坐轿子，韬奋觉得比睡担架好， 可以坐着、靠着，还可以挡风。可是，轿子上下晃动，时间一长，他的头又痛了，于是坐了两天后，又改为睡担架和自己走路替换着慢慢行进。不论换哪一种方法，都无法免除振动，幸好头痛是间隙性的，有时候好一些，所以还能 起第 10 行报道“推定施尔宜为临时主席”

杭市各校學生大遊行

■ 1935 年 12 月 12 日《申报》刊登杭州学生大游行消息。左

坚持行军。如此长途跋涉，要不是韬奋具有极其坚强的意志，怀着早到延安的愿望，是坚持不了的，这使施平他们钦佩不已。

大概走了二十多天， 终于走到了军部所在地，但留守的新四军三师同志说，由于敌人要对这里进行“大扫荡”，要袭击华中局和军部机关， 所以军部在十几天前已经转移到淮南去了。军部首长交待，韬奋先生到达后，稍事休息，即由三师迅速护送去淮南。施平等人完成任务和韬奋依依惜别时， 韬奋请他向粟裕司令员、丕显同志及苏中党政领导同志和干部，转达他深深的谢意，还说今后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重返苏中进行新闻采访，对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进行仔细的研究。最后，他亲手交给施平一笔款子(大约是三千元)，说是粟司令员和丕显同志交给他作旅途上用的，现在一路上都不用自己花钱， 这笔钱没有什么用处了，本应交还组织，但因他上海家中经济拮据， 请施平把这笔款子送交他夫人沈粹缜。施平答应了。施平知道，韬奋和他的家人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 而且经济上经常发生困难。此次韬奋离开上海赴延安，家中就断了经济来源。

施平回到苏中区党委后，立刻就把这笔款子交给了区党委秘书长吴伯文， 请组织上通过上海地下党交通送到沈粹缜手中。

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汤 雄

17.前往上海万国公墓

顾承敏医生对此痛苦而又悲伤地回忆道：“敬爱的首长生命之钟，永久停在 1981 年 5 月 29 日 20 点 18 分！ 您走了，我不能再给您做点什么了。我抚摸着首长的头发，悲痛落泪：我再给您整整衣服吧!杜秘书、我、吴庆年第一时间在床旁向首长告别。首长的遗体被移至楼下客厅的临时灵堂。我三人再次注目站在首长身边，准备再送您。当晚，邓小平同志来寓所告别。之后， 我和吴庆年及杜秘书(杜述周·作者注)、张秘书(张珏·作者注)等护送首长遗体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我心中默默想：您不愿住院，可今天您离开了熟悉的家，到了这冰冷的地方，您受不了啊！ 我们都带着悲伤无奈的心情，离开了首长。我 40 岁时来到您的身边， 我唯一的工作就是您的健康问题。我熟悉了你的情况：您待人接物慈祥和善， 言谈举止端庄典雅， 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不能再为您做什么事了呀……”

宋庆龄逝世的当天，顾承敏医生与吴庆年护士长就接到了宋庆龄治丧委员会交给她们的通知：“定于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在人民大会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举行吊唁，瞻仰遗容。请于五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至十时半前往参加。”在 5 月 31 日瞻仰遗容的当天，顾承敏等又接到了宋庆龄治丧委员会递交的另一份通知：“定于六月三日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举行追悼会，请参加。”

1981 年 6 月 4 日，顾承敏医生与吴庆年护士又作为宋庆龄治丧委员会的特邀代表，护送宋庆龄的骨灰前往上海万国公墓安葬。

安葬仪式结束后， 顾承敏她们又依恋不舍地在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名誉主席的墓地前合影留念。当时，上海的保健医生胡允平曾不无遗憾地说道：首长生前我因纪律约束，从没有和她一起留过一张影， 没想到现在却在这里与首长合影了……

离开宋庆龄后，顾承敏回到了北京医院，

先后受命担任了医院高干保健部门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专职从事保健部门的医疗行政、人事安排等工作，直到 1989 年离休。

回想往事， 顾承敏医生不由感慨万端。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把一生中年富力强的时期贡献给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事业。前后共有整整 35 年。我担任几位重要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组织能将这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感到非常荣幸，无怨无悔。我的家人对我工作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的孩子全托在托儿所、幼儿园，小学送住宿的育英小学。中央保健委员会及现在北京医院保健部门也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给予我‘国务院特殊津贴’(北京医院获此荣誉的第二批)，中央保健委员会向我颁发了‘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做出优异成绩’的奖状。我要以这些奖励作为鞭策我不断奋进、贡献余生的力量。

“我的身体情况不佳，年龄亦将过 86 岁，无力再作什么工作了，我有幸福的家庭，此生足矣！ 我是我们这一批所谓的老保健医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我已离开北京医院保健部门几十年，我在 80 岁以后，组织还给予我特别的关照， 几乎每年春节总有院领导和老干部同志来家看望我， 使我的心中特感温馨。我还是被惦记着，生病住院也给予我关心照顾， 我对院领导及老干部同志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

栾文民是一位牙医， 他曾为宋庆龄看过病，他眼中的宋庆龄又是怎样的呢?

随着 1974 年 11 月金秋的到来， 宋庆龄的心情也渐渐地开朗了起来，因为当年 8 月 3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周围性面部瘫痪， 经过保健医生顾承敏组织来的北京医院的医生们的会诊，恢复得很快，以致她在 8 月 15 日致廖梦醒的信中不无乐观地写道：“经过精心治疗，我现在恢复得很快。不管我能否活到九十岁，但我看目前还不会离开这个世界。”尤其使宋庆龄高兴的是，从 10 月初开始，从上海家中分两批空运来的两批苏州阳澄湖大闸蟹，只只新鲜肥硕， 她即先后于 10 月 12 日与 11 月 2 日，指派家里的工作人员向西花厅的周恩来总理夫妇送去了两次， 也让周恩来和邓颖超与她们一起品尝这来自江南的时令美食。

3.忽听大街喧哗起来

然而，时过境迁，世风渐变，马家、伍家相继败落，尤其是发迹更早的老伍家。老伍家位于牛湾镇西，那里原本只有几户人家，后来人烟稠了，渐渐沦为老镇一角。

老伍家的进士先祖曾在多地做官， 但官品清正，为人不拐弯，仕途并不亨通，不久就被排挤到偏远地方， 生平最大的风光是出任惠州知府衙门里的从六品通判，全权管理过一次治水工程。自此之后，老伍家仕途中落， 虽然代代出秀才，却再无人进举，自也无缘进京面君了。

老伍家的宅院是那个进士及第的先祖传下的， 正房为双层木楼，已历百多年风雨，沐风浴雨的雕花围栏与窗饰早就朽腐， 历经三次大修，新旧木头相互交织， 原本光怪陆离，但在三年前被中和使人涂抹一层灰褐色的油漆后，倒也清新可人，颇有几分看相。楼下三间，两间住人，中间是正堂。楼上三间辟出东西两间书房，中间摆些琴棋书画古玩之类，专候文朋墨友造访。东厢是两间平房，一间用作厨房，另一间用作餐厅。靠西厢处搭出一排挡雨棚，专门堆放柴草、日杂等物。

作为老伍家的第五代孙，伍中和为自己编织的人生大茧与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等毫无二致——通过科举之路重塑先祖辉煌。当然，与他的前几代列祖列宗一样，伍中和也是竭力了。两岁背诗，三岁读书，五岁学礼，七岁诵诗，十五岁通晓古今，二十岁就通过院试，列榜秀才，成为牛湾镇为数不多的生员。然而，老天并不酬勤， 伍中和以生员身份连进四次贡院，次次名落孙山，每次也只差那么一丁点儿。

眼见秋闱日期渐渐临近， 伍家上下再次陷入紧张兴奋的战前搏杀状态。与前番不同的是，儿子伍挺举已于去年通过督学科试，晋级生员(秀才)，与父伍中和一样取得乡试资格，此番大比，伍家将是父子同道同场，莫说是在这牛湾镇，即使在整个宁波府里，也当是个奇观。然而，对于久经科场的伍中和来说，越是奇观，越是谨慎。近半年来，父子二人各自关进书房，虽未达到悬梁刺股的地步，却也是闻鸡诵经，夜半入眠，精进不已。初次进举的挺举更是物我两忘， 全身心地投注在战前的全新刺激中。

第一商会

寒川子

伍家闭门谢客， 但仍有一户人家可随时进出伍门， 这就是与伍家相隔半条街坊的甫家。甫家世代戏班，班主甫光达比中和年长三岁，只是学问有限，每学新戏，不懂之处总来求问中和，久而久之，伍家大小无不是他们家的戏迷，两家自也往来随意，亲密无间。

这日晨起，天气湿热。吃过早饭，甫韩氏麻利地收拾完家务，拿上行头，匆匆赶至伍家。挺举妹妹小淑贞已经七岁，正是缠脚年龄。梨园出身、梨园长大的甫韩氏虽为大脚， 却是缠脚高手， 不知为多少富贵小姐束过天足，对老伍家的千金她就更上心了。

几个女人正说话间， 顺安大步走进，扬手冲几个女人呵呵一笑，拐上楼梯， 走到挺举书房外， 也不敲门，直接伸手推开。挺举正在伏案疾书，墨香满屋。见墨水不多了，顺安眼明手快，朝砚台里倒些凉水，拿起墨柱就磨，边磨边看挺举：“阿哥，这写啥哩？ ”“呵呵呵，” 挺举放下笔，“阿爸要我预写几篇策论，这正试手哩！ ”“啧啧啧，” 顺安不无佩服地竖起拇指，“阿哥呀，在这镇上，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 ”

顺安已把墨水磨好，正待应腔，忽听大街上陡然喧哗起来。喧哗声由西而东， 由远而近， 人们纷纷奔跑， 有人扯嗓子大喊：“抢钱喽，抢钱喽，鲁老爷衣锦还乡，派发红包，大家快来抢钱喽！ ”顺安耳朵竖起：“阿哥，是鲁老爷，鲁老爷回来了！ ”挺举微微一笑，重又坐下：“去吧，抢两个红包回来!”“阿哥，走走走，看热闹去，反正有的是辰光，你这策论回来再写不迟!”顺安不由分说，一把扯起挺举，径奔楼下而去。

就在二人跑出院门时，西间书房门吱呀一声开启，中和走出，站在过道上，黑丧脸看向大街。大街上，鲁俊逸上海一行，加上本土迎接队伍，一溜儿五抬大轿，十几道箱笼，由宁波埠头而来，再由看热闹、抢红包的看客前后裹拥，浩浩荡荡，有两里多长。鲁俊逸坐在头一台轿子里，之后是女儿碧瑶，再后是丫环秋红，还有两顶轿子，却不知坐的何人。坐在前面马车上开路的是齐伯，一进镇子，就将独臂伸进一只裹着红布的箱子里，拿红包，扔红包。